



**SCHWERE
PANZERJÄGER-ABTEILUNG**

二战德国陆军

编著 / 黄锴 丛丕

第654重装甲歼击营

654

官方战史

【上册】

从汉堡到库尔斯克



Rjun - Gemini Publishing



吉林文史出版社
JILIN WENHUI CHUBANSHE



**SCHWERE
PANZERJÄGER-ABTEILUNG**

654

二战德国陆军
第654重装甲歼击营

官方战史
【上册】

—— 从汉堡到库尔斯克 ——

编著 / 黄锴 丛丕



JILINWENSHICHUBANSHE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战德国陆军第654重装甲歼击营官方战史. 上册：
从汉堡到库尔斯克 / 黄锴, 丛丕编著. -- 长春：吉林
文史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472-2940-8

I. ①二… II. ①丛… ②黄…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
战-装甲兵部队-军事史-德国 IV. ①E516.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4607号

ERZHAN DEGUO LUJUN DI LIUWUSI ZHONGZHUANGJIA JIANJIYING GUANFANG ZHANSHI
SHANGCE CONG HANBAO DAO KUERSIKE

二战德国陆军第 654 重装甲歼击营官方战史.

上册：从汉堡到库尔斯克

编著 / 黄锴 丛丕

责任编辑 / 吴枫

责任校对 / 张雪霜 装帧设计 / 崎峻文化

出版发行 /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 130021

电话 / 0431-86037503 传真 / 0431-86037589

印刷 / 重庆大正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 18.5 字数 / 300 千

书号 / ISBN 978-7-5472-2940-8

定价 / 69.80 元

前 言

在二战中，德军曾利用各种车辆底盘改装坦克歼击车，在评判一型坦克歼击车是否设计成功的标准时存在一种看法：结构坚固，机动性良好，对车组成员的保护良好，配备大口径长身管主炮，足以对抗数量占优的装甲目标。按照上述标准，基于“黑豹”坦克底盘开发的 Sd.Kfz. 173 “猎豹”坦克歼击车是一个成功的车型，被认为是二战时期性能最优秀、外形最优美的坦克歼击车。而在德军作战序列中为数不多装备“猎豹”的单位中，其中一个就是本书的主角——陆军第654重装甲歼击营。

不过，第654营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装备坦克歼击车，该营的整个历史，几乎代表了德军反坦克部队的演变史。从1939年组建之初装备的牵引式37毫米反坦克炮，到换装牵引式75毫米反坦克炮，再到接收部分“貂鼠II”型75毫米自行反坦克炮，直至1943年春被指定换装“费迪南德”重型坦克歼击车，该营才终于成为一支重型装甲部队。1943年7月参加了库尔斯克战役并蒙受了严重损失之后，第654营将残存的“费迪南德”移交第653重装甲歼击营，调往法国换装“猎豹”坦克歼击车，成为德军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全部装备“猎豹”的营。随后在1944年7月，第654营投入了诺曼底战役，左扑右挡最终逃出了法莱斯包围圈，1944年底至1945年初又在西线展开了一系列的防御作战，最终于1945年4月向盟军投降。

本书在制作时，参考了欧洲多国档案馆保存的相关资料，以存世的第654重装甲歼击营官方作战日志为基础，结合大量第654营老兵及其遗属的日记、照片和回忆，再辅以各种统计表格、编制图表、车辆线图及涂装范例，既保证了史料的严谨性，又兼顾了良好赏读体验，相信能够使读者对这支充满了传奇色彩的部队获得一个清晰而全面的了解。

感谢在编写过程中赵国星、潘学基、邢天宁、滨湖古拉格、吴旻的帮助和指导。此外，崎峻文化的编辑老师为本书的出版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本人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最后，祝愿读者能兴致勃勃地读完这套充满魅力的部队战史！

黄 锴

**SCHWERE
PANZERJÄGER-ABTEILUNG**

654【上册】 Contents

目录

序 章	1
第 654 反坦克 / 装甲歼击营的组建和征战历程	6
第 654 反坦克 / 装甲歼击营照片及文件集	35
第 654 重装甲歼击营的组建和“堡垒”行动	81
第 654 重装甲歼击营在 1943 年的相关照片及文件集	103
第 654 营车辆涂装范例及实车资料 (1939 年 8 月 -1943 年 8 月)	272
参考文献	292

序 章

第654装甲歼击营 (Panzerjäger-Abteilung 654) 的历史始于1939年9月, 最初是第十(汉堡)军区组建的轮式(摩托化)反坦克部队, 番号最初为第654摩托化反坦克营 [Panzerabwehr-Abteilung (mot.) 654], 1940年4月改称第654装甲歼击营, 该营被指定为独立单位, 并作为德军最高统帅部的直属预备队。在1939年至1943年的征战历程中, 第654营经历了德军反坦克部队几乎所有的改编、升级和临时性编制, 可谓战争中前期德军反坦克部队发展演变的缩影。

作为一支摩托化炮兵单位, 第654装甲歼击营装备了型号繁杂的机动车辆, 从征用的民用商业卡车到克虏伯-普罗策军用卡车以及1吨半履带牵引车等等, 这些车辆主要用于牵引该营装备的 Pak 36/37型37毫米反坦克炮。在经历了1940年的法国战役后, 部分缴获的英制和法制车辆被补充给第654营, 并且一直使用到1943年的东线战场上。

第654装甲歼击营参加了1941年的“巴巴罗萨”行动, 德军37毫米反坦克炮在实战中被证明难以对苏军 T-34、KV-1等新型坦克构成威胁, 作为一种补救措施, 第654营在1942年换装了威力更强的 Pak 97/38型75毫米反坦克炮, 尽管如此, 该营装备的轮式及半履带式牵引车辆在道路状况恶劣的东线战场上普遍机动性较差, 因此要求为该营换装自行反坦克炮或突击炮的呼声越来越高。

1942年底, 第654装甲歼击营意外地接收了一批“貂鼠”(Marder, 也译为“黄鼠狼”)自行反坦克炮, 即由二号坦克底盘搭载的 Pak 40型75毫米反坦克炮, 在机动能力和火炮威力上都得到了明显提升, 但遗憾的是由于战局吃紧, 该营尚未接受有关新装备的培训就被匆忙投入战斗。在1942年至1943年冬季的作战中, 第654装甲歼击营多次遭到合围, 勉强逃脱了被全歼的命运, 但在人员和装备上都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损失, 被迫撤离前线, 残部返回德国国内重建, 由此翻开了更具传奇色彩的历史篇章。

1943年春季, 驻汉堡-哈尔堡 (Hamburg-Harburg) 的第20装甲歼击补充与训练营开始进行第654装甲歼击营的重建工作, 番号更改为第654重装甲歼击营 (Schwere Panzerjäger-Abteilung 654)。由前线归来的老兵、后方征召的新兵以及由后备部队中调拨的建制单位被陆续运抵, 很快使第654营的人员编制恢复完整, 随后该营奉命前往指定的重建地——法国的鲁昂 (Rouen)。

1943年5月初, 第654重装甲歼击营开始接收一种全新的战斗车辆, 即 Tiger (P) VK4501型坦克歼击车, 通常以其设计者费迪南德·波尔舍 (Ferdinand Porsche) 的名字命名为“费迪南德”重型坦克歼击车, 它是利用在与六号重型坦克竞争中落选的“虎”(P)型坦克的底盘开发而成, 搭载一门强悍的88毫米火炮, 并配置厚重的装甲, 是被德军最高统帅部寄予厚望的新型武器, 全营一共配备了45辆“费迪南德”。第654营在换装“费迪南德”后由一支普通的反坦克炮单位跃升为德军中屈指可数的重装甲单位, 成为与“虎”式重装甲营相提并论的精锐部队。

德国陆军选择第654营改编为重装甲歼击营的原因依然是个谜, 其兄弟部队第653营被选中的原因也同样不为人知, 德军高层肯定还有更好的选择——一支经验丰富的突击炮或自行反坦克炮部队显然要比一支重建的牵引式反坦克炮单位更易于熟悉和操纵这种复杂的新型战车, 即便是弗赖堡军事档



案馆里保存的战时文件也没有透露任何相关信息。或许是第654营的新任指挥官，橡叶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卡尔-海因茨·诺亚克上尉(Karl-Heinz Noak)利用他在德军最高统帅部的私人关系促成了这一决定。

与之前换装“貂鼠”时的情况类似，第654重装甲歼击营没有得到充足的时间用于熟悉装备、演练战术，为期六周的换装训练实在过于短暂了。1943年6月，换装未久的第654营被调往东线中段，加入“堡垒”行动(Operation Citadel)德军北翼装甲突击集群的作战序列，然而训练不足的弊端在这一行动的初期，更确切地说是在1943年7月5日奥廖尔(Orel)附近的战斗中就已经暴露出来。该营的车组成员经验欠缺，训练未精，在很多情况下都未能和久经战阵的装甲老手们进行有效的协同，对“费迪南德”的性能也不够熟悉，限制了战斗力的发挥。第654营在行动中还遭遇了一些坏运气，比如在攻击刚开始时营长诺亚克上尉就身负重伤，全营在战斗之初就失去了指挥官，而在推进过程中该营的行进队列又误入一处没有标明的德军雷场，结果大部分“费迪南德”都在毫无警觉的情况下被己方地雷炸瘫。在1943年7月5日到20日，第654重装甲歼击营在奥廖尔附近的战斗中损失了19辆“费迪南德”，但是该营的装甲兵们在经受战火的锤炼后变得更加团结，在这一时期表现出极高的勇气和献身精神。

在奥廖尔的战斗终止之后，德军向布良斯克(Briansk)撤退。第654重装甲歼击营奉命将其剩余的“费迪南德”移交给第653重装甲歼击营，该营官兵对此很不满意，实际上他们将这项命令看作是对自己所在部队的惩罚。不久之后，第654营的核心力量被调回法国，该部官兵得知他们将接收一种新型装甲战斗车辆，这就是“猎豹”坦克歼击车(Sd.Kfz.173 Jagdpanther)，但是新装备的运抵时间比原计划推迟了，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新型战车在研发上遇到了困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盟军的战略轰炸对德国工业设施和交通系统的破坏延误了“猎豹”的生产和运输，直到1944年5月，第654营才得到了首批8辆“猎豹”坦克歼击车用于训练。

1944年6月6日，英美盟军登陆法国诺曼底，揭开反攻西欧的序幕，第654重装甲歼击营也接到开赴前线作战的命令，这意味着该营再次无法在新装备上进行彻底和有效的训练。此时第654营装备不足，编制不整，无法全营出动，只能以连级单位投入战斗，而且受到新型武器列装初期种种问题的困扰，上述不利因素都对该营在诺曼底地区的战斗造成了不良后果。在经历了一番艰难的作战后，第654营随同其他德军部队一道从诺曼底地区撤退，渡过塞纳河和穿过法国北部向东后撤的征途就是一场与快速推进的盟军不停息的赛跑，他们不断面临被切断退路的威胁，为了安全地拖曳出现故障的“猎豹”，该营官兵们想尽各种办法，沿途还要设法穿过那些堵塞的道路，直到最后渡过塞纳河。第654营在撤退途中损失了16辆“猎豹”和2辆“黑豹”指挥坦克，大部分“猎豹”是因为机械故障和缺乏回收车辆而被丢弃的，只有少数车辆是被敌军战车或飞机击毁的。

1944年9月4日，根据西线装甲集群司令部的命令，第654重装甲歼击营被调回德国本土的迪伦地区(Düren)，该营于9月5日抵达，随后从那里出发经古默斯巴赫(Gummersbach)前往格拉芬沃尔(Grafenwöhr)，并在那里重整旗鼓。第654营恢复作战能力的工作于1944年9月24日开始，新出厂的“猎豹”陆续运抵，使该营的装备编制终于达到满额，至1944年11月14日，第654营共计装备42辆“猎豹”、2辆指挥型“猎豹”、1辆“黑豹”指挥坦克和1个混成防空排，这个排下辖4辆“家具搬运车”37毫米自行高炮和4辆“旋风”四联装20毫米自行高炮，它们都是四号坦克的底盘。此时第654重装甲歼击营的

战斗力比德国陆军任何一个坦克歼击车部队都要高。

1944年11月20日,第654重装甲歼击营动身前往新的战区——法德边界的上阿尔萨斯地区(Upper Alsace),盟军于8月间在法国南部登陆后在很短时间内就推进到罗纳河谷(Rhone Valley),负责该地区防御的德军第19集团军在兵力和资源上都远远不如与之对抗的盟军,德国陆军总司令部鉴于这种情况,只能将许多颇有战斗力的装甲部队调往备受威胁的“勃艮第之门”,确保德国西南门户的安全。

第654重装甲歼击营乘火车抵达战区后立即投入作战,战场位于瑞士边界与孚日山脉(Vosges Mountain)之间,那里的地形特征是大片的原野和林地,有很多适合“猎豹”潜伏狩猎的地点,第654营充分利用地形地貌设伏,屡屡给盟军部队以痛击,其战斗力之强悍充分反映在该营1944年11、12月间的歼敌数字上。第654营的官兵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他们曾经奋战过的小镇,比如德勒(Delle)、库特勒旺(Courtelevant)、苏亚斯(Suarce)、马尼(Magny)和弗里森(Friesen),还有奥伯森林(the Ober Woods)的茂密树丛。在巴滕海姆(Battenheim)的战斗以及对加尔菲根(Galfingen)的夜袭中,第654营的施内普夫中尉(Schnepf)因表现出色而赢得了骑士十字勋章,该营在哈尔特森林(Hardt Woods)、蓬迪布克桥(Pont du Bouc bridge)的战斗,以及在坦恩(Thann)和罗德恩(Roderen)地区成功的防御战都折射出交战的激烈残酷,证明了“猎豹”部队的强劲战力,通常来说第654营是在高压下蒙受严重损耗的德军步兵部队的最后支援力量。

1945年1月初,德军高层意识到阿尔萨斯地区已无法固守,开始逐步将部队调往莱茵河右岸布防,第654重装甲歼击营奉命在新布赖萨赫(Neu-Breisach)和屈海姆(Künheim)渡过莱茵河,并在肯青根-里格尔地区(Kenzingen-Riegel)休整数日。然而,由于前线战局的恶化,该营很快返回莱茵河左岸地区,于1月21日抵达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北部的上阿尔萨斯桥头堡。当时天气异常寒冷,交战双方为了争夺每一个拥有避寒场所的村镇展开激战,很多村庄爆发了巷战并反复易手,在耶布塞姆(Jebsheim)、格吕桑海姆(Grussenheim)、埃尔森海姆(Elsenheim)和海特伦(Heiteren)都发生了血战。

战至1945年2月初,面对难以挽回的战局,第654重装甲歼击营再次向莱茵河右岸撤退,2月7日该营的最后一辆“猎豹”渡过莱茵河。第654营在为期两周的休整后接到命令调入H集团军群,前往下莱茵地区(Lower Rhine)的韦塞尔(Wesel)驻防,2月21日,该营的第一批车辆抵达目的地。

1945年3月初,美军发起奇袭夺取了莱茵河上的雷马根大桥(Brücke von Remagen),迫使德军高层采取措施阻止美军扩大雷马根附近的桥头堡,运输第654营的军列转而进入柯尼希斯温特/波恩(Königswinter/Bonn)东北地区,不过德军无法集结足够的兵力来包围并清除美军桥头堡,第654营的部队组成小型战斗群与渡河的美军展开战斗。由于缺乏步兵单位的掩护和支援,“猎豹”只能以班组或单车为单位进行分散作战,至多在个别地点取得一些微不足道的胜利,其作战力量也逐渐消耗殆尽,最终第654重装甲歼击营的战斗日志在1945年4月2日写完了最后一页,该营残部随后在阿尔特纳(Altena)附近向美军投降。

沦为战俘的第654营官兵开始面对一段悲惨的命运。他们被关押在辛齐希(Sinzig)附近设在莱茵河湿地上的战俘营内,那里以生活条件恶劣而恶名昭彰,很多人在此丧命,活下来的战俘又被美军移交法国方面,被迫在矿山和工厂里强制劳动,直到1947年至1948年间才重获自由,而在此之前,劳累

过度、饥饿和糟糕卫生环境造成的疾病又夺去了不少人的生命，虽然确切数字并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相当一部分第654营的官兵未能活着回到故土，所有经历了这些磨难幸存下来的老兵们都终生铭记那段苦难的岁月。



德军第654反坦克/装甲歼击/重装甲歼击营的编制沿革

1939年8月26日：第654摩托化反坦克营作为独立营组建，组建地点为第十军区，补充单位为第20装甲歼击补充与训练营（第十军区）。该营按照德军反坦克营的标准建制组建，下辖1个营部连和3个反坦克炮连，每个反坦克炮连装备4门由汽车牵引的37毫米反坦克炮，全营共有12门炮。

1940年4月1日：第654摩托化反坦克营改称为第654装甲歼击营，编制保持不变。

1940年5月10日：第654装甲歼击营配属第4装甲师参加西欧战役。

1940年6月24日：第654装甲歼击营由C集团军群第2集团军转隶于第18集团军。

1941年6月22日：第654装甲歼击营配属中央集团军群第2装甲集群第11军，参加“巴巴罗萨”行动，当时全营仍以37毫米反坦克炮为主要装备，但有一个排装备了4门sPzB 41型28毫米反坦克炮。

1941年5月至8月：第654装甲歼击营配属中央集团军群第2集团军第12军。

1941年9月29日：第654装甲歼击营在第2集团军序列内参加进攻莫斯科的“台风”行动（Operation Typhoon）。

1942年6月28日：第654装甲歼击营随第2集团军调入南方集团军序列，并充当集团军预备队，该营下辖的三个反坦克炮连中有两个连换装了Pak 40型75毫米反坦克炮，每连12门，另一个连则装备了12门Pak 97/38型75毫米反坦克炮。

1942年12月：第654装甲歼击营换装“貂鼠”75毫米自行反坦克炮，并配属于第298步兵师，编入意大利第8集团军第2军序列。

1943年3月22日：在前线遭到重创的第654装甲歼击营在后方重建，并更改番号为第654重装甲歼击营，准备换装“费迪南德”重型坦克歼击车，其补充单位仍为第20装甲歼击补充与训练营（第十军区）。该营下辖营部、1个营部连、3个坦克歼击车连和1个维修连。

1943年4月1日：原为独立单位的第518重装甲歼击连（schwere-Panzerjäger-Kompanie 518）和原属第68步兵师的第168装甲歼击营第1连（1./Panzerjäger-Abteilung 168）并入第654重装甲歼击营。

1943年4月下旬：第654重装甲歼击营在法国鲁昂进行“费迪南德”的换装训练，暂时归属第15集团军指挥。

1943年6月8日：第654重装甲歼击营奉命编入第656重装甲歼击团（Schweres Panzerjäger-Regiment 656），成为该团第2营，但实际上仍保持近乎独立的状态，补充单位不变。

1943年6月16日：第656重装甲歼击团第2营（即第654营）由法国启程开赴东线。

1943年7月5日：第656重装甲歼击团在中央集团军群第9集团军第41装甲军序列内参加“堡垒”行动，当时该团第2营装备44辆“费迪南德”。

1943年8月：第656重装甲歼击团第2营奉命将剩余的“费迪南德”全部移交该团第1营（即第653

重装甲歼击营)，全营人员随后调往法国。

1943年9月1日：第654重装甲歼击营脱离第656重装甲歼击团建制，恢复原番号，再次成为独立单位，补充单位未变，预备换装“猎豹”坦克歼击车。

1944年4月1日：经过重组，第654重装甲歼击营的编制如下：营部、1个营部连、3个坦克歼击车连、1个维修排和1个供给连，该营仍为独立单位，补充单位不变。

1944年5月4日：首批8辆“猎豹”抵达法国勒泰勒（Rethel），交付第654重装甲歼击营。

1944年6月14日：第654重装甲歼击营又接收了17辆“猎豹”。

1944年6月27—29日：第654重装甲歼击营的1个连（8辆“猎豹”）配属于装甲教导师，开赴诺曼底前线。

1944年7月18日：第654重装甲歼击营第2连配属第47装甲军。

1944年7月28日：第654重装甲歼击营第3连抵达前线，全营有21辆“猎豹”可以作战，3辆需要短期维修，1辆需要大修。

1944年7月31日：8辆“猎豹”交付第654重装甲歼击营。

1944年8月1日：第654重装甲歼击营有8辆“猎豹”可以作战，13辆需要短期维修，3辆需要大修，该营第1连仍留在迈利莱康（Mailly-le-Camp）。

1944年8月10日：德军指挥层建议将第654重装甲歼击营第1连调往诺曼底。

1944年8月14日：8辆“猎豹”交付第654重装甲歼击营。

1944年9月：在诺曼底战场蒙受较大损失的第654重装甲歼击营在格拉芬沃尔重建。

1944年10月：6辆“猎豹”交付第654重装甲歼击营。

1944年11月：第654重装甲歼击营接收6辆“猎豹”。

1944年12月：第654重装甲歼击营接收20辆“猎豹”。

1944年12月4日：第654重装甲歼击营配属G集团军群第19集团军。

1945年1月：10辆“猎豹”交付第654重装甲歼击营。

1945年1月1日：第654重装甲歼击营配属G集团军群第64军参加“至日”行动（Operation Solstice）。

1945年2月：6辆“猎豹”交付第654重装甲歼击营。

1945年3月21日：第654重装甲歼击营配属于B集团军群第15集团军第53军，在雷马根地区（Remagen）作战。

1945年4月初：第654重装甲歼击营在阿尔特纳（Altena）投降。

第654反坦克/装甲歼击营的组建和征战历程

(1939年8月至1943年3月)

1939年8月26日，德国陆军第654摩托化反坦克营在不来梅(Bremen)的康布雷兵营(Cambrai-Kaserne)组建。该营创立时的编制单位及指挥人员名单如下：

营部：

营长：舒斯塔中校(Oberstleutnant Schusta)

营部副官：罗佐留斯少尉(Leutnant Rosorius)

营联络官：蒂特延少尉(Leutnant Tietjen)

营司务长：容上尉(Hauptmann Jung)

营军需官：哈曼克军需中尉(Oberzahlmeister Hamanke)

通信排排长：格勒格尔少尉(Leutnant Gröger)

营部军医：迈尔军医上尉(Stabsarzt Meyer)

维修主任：赖默斯军械技师(Heereswerkmeister Reimers)

第654反坦克营第1连：

连长：伯切尔中尉(Oberleutnant Böttcher)

第1排排长：瓦尔特·迈尔少尉(Leutnant Walter Meyer)

第2排排长：诺特博姆上士(Feldwebel Nottbohm)

第3排排长：哈格纳军士长(Oberfeldwebel Hagenah)

第654反坦克营第2连：

连长：施莱上尉(Hauptmann Schley)

第1排排长：比安科中尉(Oberleutnant Bienko)

第2排排长：普伦格上士(Feldwebel Plenge)

第3排排长：克罗曼上士(Feldwebel Kromann)

第654反坦克营第3连：

连长：弗雷里希斯上尉(Hauptmann Frerichs)

第1排排长：比尔克勒少尉(Leutnant Bürkle)

第2排排长：林斯迈尔上士(Feldwebel Linsmayer)

第3排排长：布伦德尔参谋军士(Stabsfeldwebel Brendel)

第654反坦克营接到命令，最迟于1939年8月28日做好出发的准备工作。8月30日，第654营被调往德赖尔-萨威耶-基希韦耶地区(Dreye-Sudweye-Kirchweye)的预备兵营，当时该营用于运输的车辆都是从民间征用的，还保持着原有的外观和商业标识。第654营的每个反坦克炮连装备4门由卡车牵引的37毫米反坦克炮，每门炮还配有1辆弹药卡车，每个排还拥有2辆卡车用于运输机枪。当第654营的部队到达指定兵营后，所属各排轮流将车辆送往不来梅重新涂装成军用样式。后来成为技

术检验员的阿诺尔德·鲍尔 (Arnold Bauer) 在战后回忆了第654反坦克营的早期时光：

“1939年9月1日，我作为一名新兵加入第654反坦克营，这个营驻扎在不来梅附近的基希韦耶地区，各连分散驻留在小镇内。在1939年9月上旬有很多工作需要做，营长舒斯塔中校看起来特别关注营内车辆的状况。身为刚入伍的新丁，我之前确信本营用于拖曳37毫米反坦克炮的车辆一定是一流的，在当时无与伦比的卡车，很不幸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拥有的全部是商用轻型卡车，大部分是‘欧宝’卡车 (Opels)，也有其他品牌，比如汉萨-劳埃德 (Hansa-Lloyd) 和梅塞德斯 (Mercedes)，主要是1.5吨、2吨和3吨卡车。所有这些车辆都还保留着和平时期五花八门的外观，车身上还有之前使用它们的公司名称和花哨的广告标语，比如‘多吃水果，百病不生’、‘哈尔茨矿泉水，病人的佳饮’，或者用大号字母写着‘多食鱼类’，我们都很喜欢一辆卡车上苏林格尔啤酒公司的广告词：‘畅饮美味佳酿哈克-贝克啤酒’，毫无疑问，这给士兵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营长为了实现标准化，命令将全营所有车辆都涂成灰色。卡车被开往不来梅，在锡尔兄弟公司 (the Thiel Brothers)、福特工厂 (the Ford plant) 和布林库姆的沃尔特斯公司 (Wolters of Brinkum) 涂上和军服一样的颜色，同时锡尔兄弟公司还对被选作拖曳37毫米反坦克炮的欧宝卡车进行了改装，安装了牵引挂钩，并加强了车体结构。”

“在重新涂装车辆期间，我们第一次领教了维修主任赖默斯那震耳欲聋的吼叫，那响亮的声音加上那个男人敦实魁梧的体格，使许多士兵们俯首听命。我们完成涂装工作后，回到分布驻地各处的住所，古时汉萨同盟城市的荣耀标志‘不来梅钥匙’成为本营的徽标，并被涂绘在全营所有车辆上。我们还必须搞到尽可能多的零备件，由于装备的车辆种类繁多，这项工作并不容易，营属维修单位必须做好充足准备，及时修复所有车辆可能出现的故障。”

1939年9月7日，被戏谑地自称为“欧宝-闪电中队” (Opel-Blitz Squadron) 的第654反坦克营在奥特斯贝格 (Ottersberg) 和谢盖霍恩 (Segehorn) 分乘四列火车，前往艾费尔 (Eifel) 地区，该营在辛森 (Sinsen) 和雷克林豪森 (Recklinghausen) 卸车，从那里经锡格堡 (Siegburg) 和波恩前往位于阿德瑙 (Adenau) 的驻地。10月2日，第654营各连重新分配兵营，该营第3连和营部进驻尼德施塔特费尔德 (Niederstadtfeld)，第2连转移至上施塔特费尔德 (Oberstadtfeld)，第1连的新驻地在内罗特 (Neroth)。为了加强德国西部边界的防御能力，第654营的部队奉命在普吕姆 (Prüm) 附近协助修筑纵深野战阵地。10月中旬，为了给后续抵达的其他部队提供驻地，第654营驻尼德施塔特费尔德的单位奉命调防，该营第3连迁往上施塔特费尔德，而营部则转移至内罗特。”

1939年11月3日，第654反坦克营分为三批，经埃珀尔 (Erpel)、杜伊斯堡 (Duisburg) 和克雷菲尔德 (Krefeld) 抵达门兴格拉德巴赫 (Mönchen-Gladbach)，士兵们借宿在当地的民宅中。在12月初，第654营前往科隆 (Cologne) 附近的瓦内尔海德训练场 (Wahnerheide Training Area) 进行反坦克炮实弹射击训练。

1940年2月初，第654反坦克营由门兴格拉德巴赫摩托化行军至诺伊斯 (Neuß)，随后继续进行专业和常规训练。在随后3个月内，该营的军官和军士们进行了一系列参观游览，他们造访了奥伯豪森 (Oberhausen) 的冶炼厂、埃森 (Essen) 的克虏伯工厂、诺伊斯的克诺尔工厂以及杜塞尔多夫 (Düsseldorf) 的亨克尔工厂，在5月1日还前往莱茵河畔林茨 (Linz am Rhein) 做了一次短



途旅行。1940年4月1日，第654摩托化反坦克营的番号变更为第654装甲歼击营 (Panzerjäger-Abteilung 654)。

在1940年3月初，第654装甲歼击营第2连连长易人，施莱上尉被来自该营第1连的哈格纳中尉接替，后者之前担任第1连第3排排长，已经晋升为军官。5月8日，比尔克勒少尉取代弗雷里希斯上尉担任第654装甲歼击营第3连连长，原第1连连长伯切尔上尉被调往陆军总参谋部任职，其职务由营部连连长格勒格尔中尉接替，后者在1939年8月时担任营部通信排排长，而营部连的指挥权被交给原营部副官罗佐留斯少尉。



1940年5月9日下午16时，第654装甲歼击营营长和副官接到命令，前往第16军军部参加作战会议，在那里他们得知进攻即将开始，他们的营将准备部署到前线。当天傍晚，营长舒斯塔中校再次视察了全营的所有车辆。

第654装甲歼击营各连于5月10日凌晨2时接到战斗警报，全营于上午10时离开驻地，向前线开拔，自组建以来该营官兵将首次迎接真正的战斗。第654营按照以下路线行军，向边境线前进：格雷文布罗赫 (Grevenbroich)、于利希 (Jülich)、亨根 (Höngen)，在夜幕降临后仍继续行进，这是该营第一次在夜间行军。在略作休息后，第654营在5月11日再度上路，抵达亚琛 (Aachen) 附近的马里亚多夫 (Mariadorf)，由于道路堵塞，他们用了一天一夜才穿过这一地区，于12日中午12时越过国境线进入荷兰，当天恰好是圣灵降临节的第一天。

在踏入异国的领土后，周边的战争气氛愈加浓厚了，当第654营穿过马斯特里赫特 (Maastricht) 时，这座城市遭到英法飞机的轰炸，所幸部队中无人伤亡。当天傍晚，全营官兵又兵不血刃地越过了比利时国界，该营在阿尔贝特运河 (Albert Canal) 岸边加油时遭到敌军飞机的零星空袭，但没有任何损失。第654装甲歼击营在进至瓦雷姆 (Waremmes) 外围时终于流下了第一滴血——一名士兵被敌军狙击手击毙，这是该营在战争中的第一例伤亡。

1940年5月14日至16日，第654营在迪莱河 (Dyle river) 附近的防御阵地上接受了首次战斗洗礼，该营部署在让布卢-阿尼地区 (Gembloux-Hannut) 的大莱茨 (Grand-Leez)，在那几天中，正在推进的德军部队与自南面开来的至少6个法国师遭遇并爆发激烈战斗，第654营多次阻止了法军坦克突破德军防线的企图，并遭受了严重伤亡，全营有13人阵亡，其中包括该营第3连的林斯迈尔少尉和第2连的布尔内曼少尉 (Burnemann)，车辆损失也很大。在战斗告一段落后，第654营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撤退到马尔拜 (Marbais)，但这座城镇已经被法军殖民地部队破坏了，在没有遭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该营穿过让布卢、沙勒罗瓦 (Charleroi) 和博蒙特 (Beaumont) 等几座小镇，但在通过莫尔马利森林 (Mormal Forest) 时先遣队遭到敌军火力的拦阻，原来一支法军殖民地部队已经占领了整片森林。第654营随即后撤，等待友邻部队包围森林并阻止林中的法军部队突围。德军在完成包围后向森林中抛撒传单劝降，最后大约8000名殖民地士兵放下武器向德军投降。

第654装甲歼击营随后昼夜兼程穿过富含白垩土的香槟地区 (Champagne)，途经卡特波 (Cateau)、康布雷 (Cambrai)、阿拉斯 (Arras) 和贝蒂讷 (Béthune)，沿途的城镇很多都被战火毁坏，燃烧的建筑随处可见。在贝蒂讷和阿尔芒蒂耶尔 (Armentières) 之间的布瓦森林 (Bois Woods)，哈格纳中

尉成为全营第一个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的军人，此外还有多名官兵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

在法国北部的战事逐渐平息后，第654装甲歼击营主力穿过贝蒂纳和阿拉斯，转移到孔布勒(Combles)，但该营第1连被配属于第16军，留在了贝蒂纳。在孔布勒第654营加入了进攻法军“魏刚防线”(Weygand Line)的战斗，在佩罗纳(Péronne)经历了激战并抓获了不少俘虏。该营在鲁瓦(Roye)撤出战斗，在战线后方短暂休整后经内勒(Nesle)、哈姆(Ham)和圣昆廷(St. Quentin)到达拉费尔(la Fère)，在那里等待向马恩河(the Marne)一线发起进攻的命令，但最后没有接到参战的指示。

经过一个月的战斗，德军在西线战役中已经稳操胜券，开始向法国中南部腹地大举推进。第654装甲歼击营也加入了胜利进军的行列，经苏瓦松(Soissons)南下抵达沙托-蒂埃里(Chateau-Thierry)，在蒙米拉伊(Montmirail)渡过马恩河。在继续南进的过程中，第654营第2连第1排在罗米伊(Romilly)被临时配属于第4装甲师第7侦察营。在夜以继日的行军中，第654营在沿途的很多村镇中担任掩护任务，并与零散的法军部队进行了交火，在圣弗洛朗坦(St. Florentin)、奥塞尔(Auxerre)、阿瓦隆(Avallon)和维托(Vitteaux)都留下了足迹，最终于6月17日兵临第戎(Dijon)城下，当日10时，一名法国信使代表城市向德军递交了降书，而临时分离的那个排也在第戎以南与营主力会合。

第654营并未停止前进的步伐，继续向里昂(Lyon)开进，途经日夫里(Givry)、比克西(Buxy)、克吕尼(Cluny)、梅肯(Macon)和维尔弗朗什(Villefranche)，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在里昂该营第2连再次分出一个排守卫机场。1940年6月24日，第654营到达伊塞尔河畔(the Isère)的罗芒(Romans)，在停战协议生效前他们遭到法国武装分子的零星抵抗，几名士兵受了轻伤。

在停火之后，第654装甲歼击营撤到协议停火线之后的沙托-希农(Chateau-Chinon)，格勒格尔中尉因为健康原因调离该营，由迈尔少尉接任第1连连长，第3连的比尔克勒少尉晋升为中尉，巴塞少尉(Basse)在沙托-希农接管了营部连。10天后，第654营被调往欧坦地区(Autun)。



来自第654装甲歼击营营部连通信排的二等兵汉斯·施勒德(Hans Schröders)在西欧战役期间写下了自己的作战经历，让后人可以从一名普通士兵的视角了解第654营在这场战役中的战斗情况：

“1940年4月19日，全营举行了夜间演习，通信排表现出卓越的技能。4月20日，全营在诺伊斯体育场举行了阅兵式，愉快地庆祝‘元首日’，4月剩余的日子也是在一派平静中度过，周六和周日，很多同志前往附近的杜塞尔多夫参观，其余的人也游览了他们驻留的门兴格拉德巴赫，还在诺伊斯交到了很多新朋友。

“5月3日，格勒格尔中尉从被调离的伯切尔上尉手中接过第654装甲歼击营第1连连长的职务，而营部连也将迎来一位新连长。圣灵降临节假期慢慢临近了，一些大事情正在谋划中。连军士长席韦尔拜因(Schiewelbein)成功地租用了一只小蒸锅和回形管，以确保足够的饮品供应，营部连计划在圣灵降临节第一天在莱茵河上进行一次欢乐的旅游。这些天来莱茵河巡游成为全连的主要话题，不过后来的事情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5月9日至10日夜间，全连进入战备状态，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不是演习，我们终于要对法国作战了。所有人都为出发做了几个小时的准备，在9点钟过后不久全营陆续开拔，首先是第2连，紧随其后的是第1连，最后是第3连和营属补给队。



“当我们进入战备状态时，营补给队的一辆卡车还在杜塞尔多夫修理，因为无法及时修好，所以只能将其替换，但是营里其他车辆都已满载，不能分担这辆卡车运送的辎重，于是连军士长席韦尔拜因组成一支征用分队去寻找替代车辆，并且很快从诺伊斯的诺韦西亚巧克力公司（Novesia Chocolate Company）征用了一辆漂亮的4吨柴油卡车，返回连队。根据连里的要求，这辆卡车也被立即涂成灰色，但车身两侧‘诺韦西亚’的标志被保留下来，后来在西线战役期间，这辆‘诺韦西亚’卡车一直引来当地民众的关注。

“当我们离开诺伊斯时，街道两侧聚集着欢送的人群，他们向营里每一辆经过的卡车发出欢呼，营部连在穿过其驻扎的小镇时也接受了特别隆重的告别。

“5月10日大约14点，营部离开诺伊斯镇向格雷文布罗赫方向快速行军，一列列纵队隆隆向西，道路两旁可以看到农民还在田间辛勤地劳作，在原野之间还能隐约看到指向天空的高射炮管，那是重型高射炮连在掩护部队的开进。向西行军没有遇到任何麻烦，我们在大约17时抵达指定的宿营地——亚琛附近的亨根小镇。我们在夜间集中住宿，德国空军的大批飞机在完成当天的战斗任务后从头顶飞过，向东返航，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见识我国空军的力量。

“5月11日，第16军下令将第654装甲歼击营配属于第3装甲师，参加即将对荷兰发起的突袭。全营于大约19点离开亨根，在通往荷兰的道路上行军的部队多得超乎寻常。不过，我们还是按照命令的要求到达靠近荷兰边界的马里亚多夫镇，营部连的士兵们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晚上就在车里过夜。

“次日11点50分，我们在奥斯巴赫（Orsbach）附近越过荷德边界，向居尔彭镇（Gulpen）方向前进，并在这座边境小镇中央停下来吃午饭。这座城镇几乎没有受到破坏，不过我们依然从被先头部队拆除的几道路障上感受到战争的气息，荷兰人炸断了当地的一座公路桥，但对德军部队的推进速度影响很小——我军工兵很快在河上架起了一座便桥。居尔彭镇的居民们缄默不语，不过没有敌意，他们愿意给我们肥皂和水来洗掉征尘。部队很快又出发了，穿过拆除的路障，道路两侧都是伪装良好的碉堡，不过此时都损坏严重。

“在我军官兵和荷兰居民的交谈中，我们得知当地人并不怎么支持荷兰守军。我们继续推进，补给车队也赶了上来，运输燃料和弹药的卡车从前线空车返回，驶过我们身旁，有时能听到远处传来沉闷的爆炸声。我们每穿过一个镇子都能看到当地居民站在道路两侧，吃惊地看着庞大的德军纵队——整支完全摩托化武装的部队，他们无法相信眼前的景象，因为西方的宣传经常宣称德国没有汽油！

“我们第一次遇到了伤员，有些轻伤员还向我们挥手。德军侦察机朝着敌人的方向飞去，大批轰炸机从上空隆隆返航，我们在马斯特里赫特外围暂停行军，渡过马斯河（the Maas）的时间因为英军的空袭而推迟了，我们只能等到空袭结束后再通过桥梁。我们甚至看到了敌军飞机，它们一次又一次被我军的猛烈防空炮火赶走，没有炸弹成功击中桥梁。

“1辆友军的汽车高速接近，我们看到1名被俘的英军飞行员坐在德国军官旁边，另外2名被俘飞行员则坐在后面一辆车上。我们的车队在马斯特里赫特城中心再次停止前进，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很快发现附近的高射炮和机枪都开火了，刚刚还聚在路边观看德军行军的平民们都四散奔逃，躲到安全的地方，英军飞机再次向马斯河上的桥梁发起空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军防空武器射出的层层弹幕包围了5架发起攻击的敌机，突然1架敌机喷出明亮的火光，拖着长长的烟迹踉跄地飞着，然后掉了下去。

“最终，我们的队列再次出发，到达马斯河畔两座被荷兰人炸掉的桥梁前，我们的战斗工兵已经在其中一座桥的废墟上以最短的时间架起一座便桥。我们营在渡河之后集中在一起，继续向荷兰—比利时边界出发，当我们越过边界时天已经黑了。

“与在荷兰看到的景象完全不同的是，荷兰的大部分房屋没有损坏，而我们在比利时领土上看到的第一栋建筑物就受到了特别严重的破坏，有些已经被完全摧毁了，在门窗上能看到大量步枪和机枪子弹造成的弹孔，墙壁也遭到我军重型高射炮的连续轰击。城镇的街道上杂乱地丢弃着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我们还第一次看到比利时士兵的尸体、毁坏的车辆和死去的奶牛。德军在这些镇子上遇到了坚决的抵抗，只得逐屋争夺。

“我们进行了艰难的夜行军，穿过通厄伦(Tongeren)到了皮林根(Piringen)，驾驶员们必须保持清醒——三列车队肩并肩地在不太宽的公路上向敌军的方向行进，车队执行了灯火管制以免暴露位置，每辆车都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在皮林根我们营接到转隶于第4装甲师的命令，后者正在推进，我将负责掩护他们的侧翼。各连随后开进指定的集结地，营部连的多个通信小组被分配到各连和营部，出乎意料的是没有遭遇敌人。我们营在在海尔河畔的奥洛涅(Hollogne-sur-Geer)遭受了第一批伤亡。夜间第654装甲歼击营第2连的二等兵埃尔德温(Erdwien)奉命在战斗补给车队旁站岗，在凌晨3点换岗时被击毙，我部立即开始搜寻，不幸的是没有抓住敌对分子。

“在一处大型农舍附近宿营的辎重车队在早晨遇到空袭，幸运的是除了一个轮胎被打坏外没有任何损失。辎重车队的哨兵也遭到抵抗分子的射击。作为应对措施，我们在未发出警告的情况下抓捕了村子里的所有男性居民，并由当地牧师贴出告示向居民们发出警告：只要抵抗分子杀死一名德国士兵，就枪决一名平民偿命。这个严厉的警告达到了目的，哨兵们再也没有遇袭。

“随着我们的继续推进，眼前的惨状和痛苦与日俱增，道路上随处可见死去的马匹、奶牛和其他牲畜，还有第一批为大德意志捐躯的士兵们，他们扭曲的脸庞表明他们是战斗到死。筋疲力尽的比利时战俘带着对战斗心有余悸的表情向我们走来，遍地都是丢弃的装备。在通厄伦外围，大约20架敌军轰炸机从我们头顶飞过，高射炮立即开火，没过多久就有5架敌机坠向地面。在黄昏时我们看到远处通厄伦有房屋正在燃烧，又有一架敌机从低空飞过。随着夜幕降临，一切归于平静。

“5月13日，我们营再次经历了战斗，敌军已经挖掘了工事，但长达两个小时的炮击和我军强大的‘斯图卡’轰炸机有效软化了敌军的防御，各连又召唤更多空中支援，并击落了一架法军‘莫拉纳’飞机，这其中也有我们通信小组的功劳——他们维持了营指挥部的通讯。

“施勒德下士(Schröders)指挥的通信组被派往前方的莫克村(Moxhe)作为营部的通讯中继站。通信车开进村子，停在市场上，很快在教堂的塔楼上设立了通信站，并架设了一挺机枪作为守卫。营部向其发出的第一条电文即命令通信小组立刻转移，很明显他们正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莫克村教堂塔楼上的通信站在附近仍有敌人的情况下继续工作了一段时间，随后开始撤离，拆解的电台被装到卡车上，小组成员迅速撤出这个危险的村子。当车辆穿过村庄的街道时，一些法军士兵从房屋中走出来，他们吃惊地看到德军车辆从眼前开过，急忙跑回屋里取武器，但我们的汽车已经驶出他们的武器射程范围，并在村外与部署在前哨阵地中的德军步兵会合。

“5月14日上午，敌军从战线各处撤退，我们推进神速，穿过迪安—拉—加登(Dien-la-Garde)、

瓦塞日 (Wasseiges)、布朗雄 (Branchon) 和博内夫 (Boneffe) 到达塔维耶斯 (Taviers)。营指挥部前往梅艾涅城堡 (Mehaigne Castle)，营长与吉斯下士 (Gieß) 的无线电小组和两名摩托车传令兵刚抵达城堡，敌军的重炮就开始炮击，从地面上的泥土喷泉判断，法国炮兵正对目标进行交叉射击。突然，呼啸而来的炮弹首次击中了城堡顶部，房顶破碎的砖瓦木片旋转着飞上天空，散落在庭院中。城堡的主人们都消失了，躲进地下室中。炮击仍在继续，一发发炮弹落在离城堡极近的空地上。紧接着又一发重磅炮弹打中城堡顶部，迫使我们的无线电小组也躲到地下室里。我们与第7侦察营的几名军人呆在一起，等待炮击结束。第一批伤员要么被抬进地下室，要么自己跌跌撞撞地走进来，医务人员尽最大努力救助他们。炮弹爆炸的响声即使在地下室深处也能听到，屋顶上的石灰粉不断被震落下来，使一切物体都蒙上一层白灰。越来越多的伤员被送来，而阵亡者的尸体被暂时停放在相邻的屋子里。

“在炮击的短暂间歇，我们接到乘通车撤退的命令，我们火速从地下室奔向停在城堡墙边的通信车，谢天谢地它还是完好的，而停在庭院中的侦察营的车辆此时只剩下散乱的残骸。我们的司机像着了魔一样开车狂奔，载着通信小组尽快离开遭到轰击的地区。当晚，营部和战斗补给队一起在塔维耶斯过夜。

“次日清晨，我们得知第654装甲歼击营第3连由于受到炮击而遭受了惨重的伤亡，配属给该连的无线电小组——由恩德斯下士 (Enders)、格里施尼克二等兵 (Grischnik) 和特里洛夫列兵 (Triloff) 组成——在博代特镇 (Bauzet) 被炮弹直接命中而全体阵亡，我们同志的遗体被埋葬一座普通的墓穴中。

“我们继续推进，围绕迪莱河防线的战斗达到高潮，大部分十字路口都遭到敌军的火力封锁，建筑物被爆破，村子里火光通天，数以千计的比利时战俘拖着沉重的步伐被押往通厄伦，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无法在我军‘斯图卡’持续不断的轰炸中长时间坚守，令他们高兴的是，对于他们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法军坦克发起绝望的攻击，但被德军的防御火力挡住。德国空军是摧毁敌军装甲部队的主力，我们看到“斯图卡”对正在推进的敌军坦克实施了轰炸。

“辎重补给队在我们营后方向行军，在一片小树林中过夜。天刚蒙蒙亮，英军轰炸机飞越了经过良好伪装的宿营地，几块高射炮弹的弹片掉在营地里，除此之外没有发生其他情况。距离辎重队数公里处是德军的一支远程重炮部队，他们正有规律地用钢铁‘问候’远处的敌人，这支部队报告说他们开火时震动之大，以至于附近的房屋都被震坏了。

“由于部队的快速推进，补给运输队很难从远在后方的基地向前线及时运送面包和给养，于是越来越多地改用就地征用的方法，他们的运气很好，从毁坏的房屋和商店里找到了大量食品，尤其是黄油，足以保证部队的食品供应。伴随着前进的步伐，我们见识到以前从未见到的东西——在比利时士兵丢弃的武器装备和被炸毁的敌军坦克中间有一种形似炸弹、几乎与人等高的容器，还系着白色降落伞，那是由我军飞机空投的油箱，以便快速前进的我军坦克可以迅速补充燃料，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让坦克部队几乎不间断地推进。

“5月15日，我们营接到新的命令，在全师 (第4装甲师) 推进时掩护其南翼，我们在大莱茨以西地区进入阵地，营部遭到猛烈炮击，致使布罗克曼列兵 (Brockmann) 阵亡，另有两人受伤。连续不断的炮火袭击也造成大量车辆损毁。敌军很可能利用无线电对我们的位置进行了定位，法国炮兵对大莱茨炮击长达90分钟之久，直到我军‘斯图卡’袭击了敌军炮兵阵地之后，这场磨难才告停止。